



江戸般年日記

76
3164



門 7 6
號 3164
卷

ル4
1792
門 7 6
號 3164
卷

天保三年新鐫

靜軒居士著

江戸繁昌日記

克巳塾藏板



江戸繁昌記

靜軒居士著

天保二年五月予偶嬰微恙不能危坐執聖經稍繙
雜書於閑卧無聊中以遣悶焉如此旬餘一日者慨
然拋卷而嘆曰近歲年少不豐百文錢纔賃數合米
然窮巷擁疴浪人猶獲不餓而卧遊乎圖書叢內顧
得非太平世浴如天德澤之所致也哉因思都下
繁昌光景鎖匙憶之如時所觀今日所聞百現萃于
病牀上隨書隨思更鈔枕邊所有雜書中堪記之事
又以遺悶漸集為卷乃題曰江戸繁昌記然予原不
屬意於暇與且病中一時作意所筆安能足細寫其

光景以鳴。國家之盛，但雖文拙，雖事鄙，偶存好事家之手，得證江都三百年于今之繁華之一二乎。百年後則足矣。若夫所取諸今日，或使讀者亦笑以遺其悶於無聊中也。耳嗟斯無用之人，而錄斯無用之事，豈不亦太平世繁昌中之民耶。

江都繁華中鳴，太平之具無過二時相撲三場演劇五街妓樓相撲，則雖屬於戲，蓋古人尚武之所由起，其來舊矣。乃今士人喜之，亦仍鸞弧躍馬嗜武餘意，所在則其實非彼此同日之論也。然其摸忠孝之情，扮禮義之狀，使觀者感激奮而泣者，是演戲本色予

嘗謂不泣乎忠臣庫弟四回鹽冶氏諸士別城之條者，亦非忠臣也。如妓樓者，陷奸盜大牢獄，洗憂悶一樂海所關亦大，則外武而喜焉，滔而感焉，樂而溺焉，其咎何在，非彼之罪也。

相撲

櫓鼓寅時揚，拖連擊達辰，觀者奪食而往，烏力士取對上場，東西各自其方，皆長身大腹，筋骨如鐵，真是二王屹立，努目張臂，中分土豚，各占一半，蹲焉蓄氣，久之精已定矣。一喝起身，鐵臂石拳，手相搏，破雲電掣，碎風花飄，賣虛奪氣，搶隙取勝，鯉虺捉鬼之怒。

清正搏虎之勢，後猊咆哮，鷹車攫鷲，二虎爭肉，雙龍
弄玉，四臂扭結奮為一塊，投繫捻旋，不啻鬪力，鬪知
鬪術，四十之手，八十之伎，莫不窮極焉。行司人秉軍
扇，左周右旋，判贏輸而觀者之情悅。西愛東勝，敗未
分之間，鬲負為憤，徒張虛勢，髮衝頭上，手中手捏，兩
把，熱汗扼腕，切齒狂顛，不自覺為扇揚矣。一齊喝采
之聲，江海翻覆，各拋物為經頭，自家衣著淨々，投盡
甚矣。或至於褫傍人短掛。

雷方二神，角力于上世云者，邈矣。其實不可稽焉。
垂仁帝七年，野見宿禰堂麻，踰速蒙，詔試力，蓋以

此為之祖而。聖武帝遣部領使廣徵天下力士，
且如下。文德帝鬪名虎善雄之力，以定儲嗣於贏
輸中，其伎之盛可知矣。爾來士人名此伎者，世不
絕焉。然國家騷亂，何暇及之。蓋亦平世餘事爾。河津
祐恭、侯野景久、畠山重忠和田義秀等較力並在於
賴朝公治世之日。織田豐臣二公設此觀之，亦見
於無事之時。今世所謂勸進相撲者，起於後光
明帝正保二年。山州光福寺僧綠宮殿再建設此伎
場，江戸則先是明石志賀之助者乞命始行之。于
四谷鹽街實寬永元年也。後寬文元年創建勸進相

撲歲時相續繁昌臻于今云

明和間婦人相撲大行與趙宋之世上元或設此戲
同一奇而閱近日兩國觀物場替者與婦人角力可
謂更奇去年予於某家見擬相撲者流先儒姓名編
号登時言之為奇而頃者又見擬之今儒名字嗟夫
愈出愈奇然未閱今儒中一人有金剛力者但至其
賣名射利之手不止四十八十假虎威張空力舞狸
術收虛名鷹隼攫物按狻嗟世唯出死力以求世間
喝采之声周旋米之纏頭紛紛於是乎拖焉至其下
者別出書畫會之手段奔走使脚左搏右捨屈腰握

沙叩頭流血依四方君子之多力纔救土豚綠之窘
是謂之荷禪儒云乎嗚呼誰能卓然秀出有古豪傑
風而外不挫於物內不愧乎天出維持世教金剛力
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吉原

慶長之初年娼家僅三所一在麴街自京師六一在鎌倉
岸一在大橋今常盤橋是也自駿其他自伏見夷街奈良木辻
坊後來者各所散居十七年庄司甚右衛門者上書
請合散為一以開一大花街元和三年官始准其
乞賜一地方于今葺屋坊旁開闢功成以其鞭蘆覆

箕之故名曰芦原後改音原而自大橋移住者取係江都繁華之意改曰江戸坊初名柳坊自鎌倉岸來者住其弟二坊自麴街者綠初從京師至曰京坊其後來者在其弟二坊或謂之新坊後明曆三年八月因命徙于今地角坊者京橋外角坊之舊名而塚伏見二坊者由自其地方來者多之名云

五街樓館互競佳麗三千娼妓各鬪婵妍一廓繁華日月盛昌三月栽花七月放燈八月陳舞是為三大盛事友人學半詠花一聯云梁閣筵酣密雪下巫山夢暖濃雲凝予賦燈云青烟却逐蘭盆節紅燭寫成

元夕春其他五度佳節不直為觀之美例有格式云若夫暮靄抹柳黃昏燈上火各樓銀燭如星絃聲鼓入四角雞卵世未之見此境晦夜亦開圓月天娼妓陳列就位大妓正面小妓分坐于壁于籬闌遊人魚貫漸蟻附格子外意指目擊品鸞評鳳有悼而遠者有押而近窺者穿疏交臂喃喃密語者情即談情也授管吹烟吹々艶語者痴妹弄痴也醉步浪髮擁前幫間押後課而過者大客上樓也洛神出水天女墜空姿儀整齊嚴不可褻近徐徐蓮步來者名妓迎客也有放歌而去者歌曰思兮我不思兮子欲

使思我多無理有交頸立談者一人曰我懷三銖銀
兄向言有三銖合弟一銖通計纔一方半金金少人
多顧安急辨不妨明曉吾宜遺遊矣夜議一決相携
而去大凡遊于茲境者有愚而溺色有達而喜情使
威取媚買與愛痴或黠而挾數賺他掠物以此自好
者此為賊車載萬金取興干人意表不使氣一點挫
乎脂粉者如此即豪豪乎賊乎達也興也雖不道字
之極亦吾落魄生輩非所得而知也凡事自非履其
域情不至矣如何善畫其光景此是釋文本翻譯
有人按曲聞其聲不見其面詞云雪滿樓兮夜將中

衾如米兮寒威雄夢裏不覺相抱着如膠如漆交二
乃金屏障盡護寒密猶是生憎戶隙風水調雅淡真
使人肉飛蘭房香氣芬馥燈影黯黯六曲秋江圖屏
裏鴛鴦一雙相依在三蒲團上妓從容謂曰君宜少
說話郎曰小子不解談話妓曰亦欺人耳君多有手
段郎笑曰加脚纔四本妓星眼流波曰可憎矣纖手
一捻他去時有儕娼過戶外曰今夕何夕取此樂事
妓微笑應之曰何等言語不曾入耳旋接筒吹烟火
光潑起偷眼熟視郎面目於火光中自家先餐了一
番遂教他餐一口曰請且一睡自起褪郎上袍把衾

被之玉臂早已在郎角枕下曰想君家必當有佳偶
在曰良緣未遇曰然則不知何樓有睡人約親曰家
君嚴矣不得縱遊如何有此事不如姑舍之談子情
郎樣子令予聽之曰三千世界有誰一人悅妾且悅
人者妾亦不敢然恃有一人曰可羨哉願聽其名字
妓哂不答郎復曰云々言之何妨妓有頃曰不是別
人郎君也爾郎胸博故笑曰妙騙人曰決無偽矣然
如妾者君豈顧耶曰休謙如君當世佳人曰唯十
分調弄曰否落花如有情流水奈何無心曰誠然乎
曰請誓言曰雖假猶可喜曰其言即假曰真矣曰試

焉早引一脚揷入他雙藕股間妓曰冷脚可惡
拆打三更闔樓就眠只聞打棒戒火聲有客輾轉不
睡長等短等歎吁欠伸以百葉之炉火已灰就燈食
烟繞遣無聊幾拈返魂草未招得其人於彷彿中乍
聞長廊上履聲遠々是然漸近意敵唱來到急蒙衾
粧睡何意足音失之隣房爾後氣愈清眼愈明起如
廁者兩面已數盡漏聲又算當道之日數想彼憶此
耳邊復上是然之響思此是是也依前假睡而闔戶
入者樓丁來加注燈膏也荷貨再贖難耐怒氣湧上
突起披衣而出始知小妓熟睡于屏風外徑將烟管

微捨其妝，妓猶在夢中。口內含糊曰：「誰耶？」可厭喜助。
大勿為客喝醒，妓摩挲拭目視此模樣，錯愕言曰：「君
將何之？」曰：「且歸。」曰：「君歸，然不報我罰，不輕請，且住將
走報之間，恰好大唱來，到衡氣不少。」曰：「呵呀！主何
為客氣急矣！」曰：「吾歸，吾歸若實，唱我後何言？」我用吾
脚歸，誰敢道不字？娼扯住不肯放，曰：「諾！主欲歸，宜歸，
但少留我將奉。」言客聽得，怒氣稍殺，不覺被挽還。
坐娼不忙不慌，徐徐說出曰：「過日約今，而後待主不
復以客言猶在耳，曷忘之？」之速遂探其懷，奪夾袋烟
具，曰：「今夜豫期，遣他人後，緩緩與君同夢，且有肝要。」

說話然君短見不察，箇長策却翻風波，吁為男子者，
強氣胡為若此，已解其帶，取統其上，衣客於是乎身
軟如綿，然口猶刺々道歸，娼頹爾曰：「噫！挑人耳，一力
撲取咬他，肩頭客叱曰：「勿戲矣，若住則曷為娼低聲，
曰：「如是爾，遂卒相抱為一塊，時報實，椰子，聲攢々
或云：「近世繁華漸凋，不復昔日也，予甚感焉，蓋此境
盛衰可以候，江都盛衰所係亦大，彼則由此流為其
源，益盛而其委漸衰者，必無之理，抑狀流外溢有所
漏而然耶？物情古今一轍，舍此樂國而何適？嗚呼！人
豈厭生于天上而願陷于地獄也？蓋習繁華之言耳。」

戲場

演戲國語謂之曰芝居曰歌舞妓蓋聞在昔
平城帝大同中南都捺澤池側土階吹烟觸者即病
因大燒薪以壓其氣且舞三番叟舞于真福寺門前
生芝之地本邦古語言結而攘其穢毒為是此名所以緣起
也風俗歌舞俗妓等名目既見于續日本記而
鳥羽帝世儀禪司者善舞或曰男舞或曰白拍子又
曰歌舞妓此是也四海為家後寬永初年猿若勘三
郎賜命劍閣戲場于中橋街至九年移于入形街
次都市村二氏之場亦皆成為慶安四年又徙于今

地而山村氏起場干木挽街者在正保元年
始於卯終於酉此是演戲常式題在看棚頭東方將
白鼓声始震例為三番叟舞次演家藝俗謂之脱狂
言中村氏演酒吞童子事市村氏七福神舞表田氏
猩々舞既而旭日始映招牌爛燦喧塵漸揚田舍人
早炊已往女兒夜粧急走跡一未糜至陸續聚自四
方入山人海鼠戶閉不暇閉棚欄撓將傾折東西看
棚紅氈連接真不霧之紅臺面前棚人頭鱗次真未
雲之龍本舞臺三間內正面有亭左樓右門樓下掛
一箇吊燈夜色靜寂由良助方乘無人之時手至夫

人所送書簡，悄立照吊燈，展讀過，孰意阿佳兒倚定樓欄，把鏡照之。九大夫自階下延頸捉其紙端，斜引月光一紙，長箋三人讀得正熟時，佳兒頭上金釵溜落，撲地有響。由良助吃驚，急掩紙於背後，仰面始知樓上有人階下，人亦錯愕，潛身。三人有三樣趣觀者：喝采齊呼，山崩海翻，佳兒旋正，驚襟扯嬌，會笑呼由良助。由良助曰：汝在樓上，何為佳兒曰：妾被君勸醉，不堪困苦，倚風吹醒。由良助曰：如然甚善，但我欲有與汝言，奈何？双星相見，徒守銀河之阻，請下樓來。佳兒曰：曉得矣，將起身。由良助急呼止之曰：如自本階

恐帶間強住，更困勸盃為之，奈如適見牆外有一梯子，乃大喜，下庭自將梯子倚住樓闌，曰：幸矣，此九級梯子，徑蹶此降之。佳兒曰：此非平生所蹶之物，無乃危險乎？由良助曰：言之汝妙，年身上事，目今一舉趾，騰三步間，過不復及膏藥，醫破裂，佳兒曰：莫費冗語，動搖如此，恰似乘船。由良助曰：宜哉，出現天石聖母，未時看棚中忽起爭鬪，喧嘩沸騰，兒女踏踐，吐苦並望本舞臺，走上。由良助阿佳兒等皆錯愕，乃向假驚却作令，真驚九大夫亦狼狽潛居，不得自階下出身，頓位三階上，不多時，天成地平，獲續前伎，嗚呼若此。

爭鬪乍發若此沸騰乍歇箇這江戶人氣質俱此都不繁昌何如起此爭鬪何如發此沸騰然則以此爭鬪以此沸騰言粧此繁華猶信矣

千人會

札楮二牌札為原牌楮為數牌其數一千一楮值若干錢頭尅日月四散鬻之釀若干金至期盛原牌干匣中匣上有孔錐刺出之百番為額以原照數以一釀付之於弟一番者餘釀分賦九十九番各有差國語名之曰富諺云乞食人家富落來嗟夫天道畢竟以有餘補不足貪人得之暴富蓋此其所以名予

淺學未識漢土亦有此事而何如名之且名曰千人會然聞近來札數倍徙處置比前細密殊極自非買習者固不易辨識則畢竟此名不當此名谷中感應寺目黑泰叡山湯島管公廟謂之都下三富本日殿上先安一匣于兩楹間階下施關不許闌入人羣漸湧喧嘩洶々檢點使至警衛備艾既而幹人並起倒匣鼓底點牌以納為插鼓報警僧讀誦般若經蓋被之也乃一人出執錐剔匣未舉喧嘩寂矣大風暴止觀者眼張胸悸而第一牌早在吏人之手賜言其目刺至三牌風復漸起濤還稍湧且刺且呼

百番而止，誰知兒郎贖女郎之約，特在懷中一牌，萬人肚裏之算湊，墮於一人之手。南阮暴富，北阮益贖，十年備作之岷，一旦享錦，婦之榮，昨日典鏡之婦，今日戴瑁璫之飾，錢如泉，金如塊，既展矣，富之哉，三富之外，今乃倍至數十所云。

咄々怪事，近年有追昏狂奔，叫過者如呼，如叱，予初不解其為何物，既而聞之，是報場中今日所刺第一牌之目也。一字四錢，鬻之為生，其狂奔者以速報爭先，耳晚間一走百錢之贏，足以買一外米，嗚呼一日活計取之，一刻中豈得不叫而奔也哉！予近日屢空

豪氣稍摧，乃意吾亦拈書狂奔于世者，然一日之走計不足賒外米，而終年衣食，干浮屠間，則佛緣之薄，且雍染迦佛，袖募緣簿，就年來所識乞南鐐一斤之憐，以少息狂奔之勞，且以脩後生冥福也。又思不如脩書畫會，以且救一時緩急，左思右想，躊躇悶者久矣，忽恍然奮曰：野語有之，砍取叔盜，武士之習，況其食力雍染未晚，脩會鄙事，爾與其折腰，怡尾曝面於千百人，寧為偷昏裏面，不令人知為誰而叱之鬻之之事，簡氣傲也。何是此狂奔，非彼狂奔，將為彼狂奔，而羞法未果，仍苦此狂奔，自知不足為真豪傑，而

卒老於狂矣

一日与二三子共討論書洪範至初一日五行次二
曰敬用五事等語偶為鄰婆所佇聽便突入中之一曰
今日之目何善予等駭然不知口所措因叩之審此
相視一笑已後閱國史凡生保將拔還拙山城思得
同志者而偶聞鄰當有人問答曰重畫中黑孰羨曰
中黑哉三鱗廢二畫興則代之者非一畫而何保聽
得心竊喜為予讀至此獨自失笑意使鄰婆聞之亦
以為何如

頃者入市見肆頭掛數箇招牌題曰松竹梅曰花鳥
風月曰何曰何中有智仁勇三字問之亦令人會標
識耳予慨然嘆曰三德之義大矣也哉蓋逆億今日
所刺目何而屢中者智也典衣賣劍不第明日生計
如何者勇也不中自悔不然天者仁也然未知予說
穩當不

金龍山淺草寺

都下香火之地以淺草寺為第一焉肩輦較擊人之
賽詣未嘗絕于一刻間也雷神門面正南丹碧交輝
膏楹頽壯東西十二子院駢住而雜商並肆干其庶
下有賣珠數者有賈鼉鼓者估假面售錦畫西肆畫

有院曰傳法院山主住所其北祠者縮荷神也東對院一店賣糝直以金龍山為名次此茶鋪數十楹比楹折有二露佛隣佛石像曰久米平內最後有一小丘安天女廟二王門宏麗與雷神門隔數十步屹立相對門內少東有繪馬額堂有淨手水所輪堂層塔雁行並建焉西有神厩厩後則山王祠也祠前開小衙其間又皆有肆賣楊枝齒藥堂廣數楹高數丈奉安置一寸尊像為玉龕寶帷金碧映射莊嚴之美固無論矣左則鐘樓隨身門右則淡鳥神兼祠三社十社西殿念佛堂涅槃堂其他堂殿無慮數十位置抱

其背而接堂連殿娘誰開茶竈娘何起弓場並妖粧盛飾銜媚招客觀音分身亦復安置之於數所演戲說經吐火吞馬諸凡伎者萃為淵藪焉此所總名謂奧山傳云大永二年九月北條氏臣富永三郎左衛門奉使于古河府過淺草寺會見青錢湧出於天女池中此事甚奇然猶不如今奧山中每日所湧金錢茶竈弓場見之於此見之於彼也

有機絨然耶有幻術為邪陀螺則從意而運焉松井源水者媒此伎以賣藥初則以便面以烟管反覆投兼一拈手中即活即死側裁竹竿長可文竿頭冒織

織邊周以紅帛中挂絲垂下乃運一大陀螺令其自
走上為上窮入織於是遺一小陀螺促迎之而大小
並相逐下真如有口告有耳聽有手援有足走然則
人之有耳目而無知陀螺之不知也則儒之有知而
無其行陀螺之不知云猶未矣悲夫

廉服蕭散頭冒一幅布巾手操一把竹籃此外身邊
所有一棒一扇耳其鼓口以糊口與吾輩貧儒亦不
甚異者誰滑稽師演藏是也然至其所說亦以與我
仁義大異也人樂聽而不睡藹藹者往為車馬者往
為炎輶天口奇談鋒出和以天倪三百六十日所說

三百六十化日出月新令聽者念且笑其言光洋自
恣所謂終日言而不言者非筆墨可狀也噫使斯人
生于古其脫巾解褐駕四馬佩六印令庸人愚婦驚
而嘆乎何有為非如吾曹促局于文字間以老死于
草莽也聞先是有志道軒者常手一莖木陽物弄之
掉舌其流相繼至今先生云

鼓角喧闐一伎人出初操二箇木枕投兼運轉弄之
於空既而累之積至數十其高數尺白跪扇鼓聲
即止乃一々說白其所為名目說了復鼓便據物從
傍直上其絕巔躑足鵠立為累卵方危觀者兀癡然

其人暇整旋割一脚示有餘地遂伏躬以手代踵而脚倒豎鼓急矣似風絮一般飛下又植一梯子攀之級極俯其頂四支皆放遂双脚鉤級倒身墜挂人咸為目暈其伎不啻數件時出新奇且舉其目一二曰達摩禪牀曰中野一杉曰獅子入洞曰東山大字是也最後渡一條軟索上去地數尺長丈許宣白者搯鼓者依前助其氣勢一人獲為紅巾抹額右手揮紅地扇左手執蛇眼傘徐徐送步索撓趾膠人見其險莫不惴々恐其傾墜索盡復轉身及踏遂至其中分處始收步而向正面則落世謂之輕業業亦多術至

一無適習之久精熟至此人而熊經人而燕輕由是觀之習精誠至謂聖域不學到焉者我不信矣雷門側有一叟賣紙備備人體揀面蒙笠坐之于竹片上竹裏面絲其半又以細片竹自前端啣其絲反此膠于後端以置蒲席上乃說白一間伍中左次平翁巡四國為援狙說了拍手備覆笠飛鳴呼竹片離膠之機得心應手輪扁所謂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者歟今則見其物而不見其人蓋不能繼也雷門外之雷糝其名震四方與金龍山餐頤頤者有年所為香味淡泊古人口氣可想可慕非如輓近有

名雷門內船橋亭菓子極其味也門之內外風味殊異可以照古今田舍人始賽焉以食餐取證於鄉里世或知餐為金龍而不知寺為金龍按酒肉固不許入山門僧家唯得食餐由此言之謂寺曰餐謂餐曰寺猶似矣

揚花

壇上低簾金縷晃々繡出良良連中等數字簾內有聲唱其所按曲名為何折響簾捲大夫粧飾端整凡紅錦蒲團鼻銀鑲款案麗羨奪目三線調定徐々按起女而男候婦而女粧引宮刻羽縹緲遲廻行雲不

流神將逝之間使人不覺絕倒恍惚至泣款款飲泣有賞音者有喜節者而觀者較多於聽者何也曰妙哉釋史家某言曰二人聽曲而歸某問度曲巧拙甲曰那辨矣特守其面而已因向乙叩其羞醜曰吾眼一注其腰帶間如聲與色吾不大之也相視大笑是謂之觀傳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者真是此等之人

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德澤所致得不仰而思焉乎然都俗常態不唯習不思焉猶且欲食梁肉曳錦綺也為不可為之事不耻可耻之業寧為花子樣恬然

居之不疑悲哉近來楊花盛行于世侈靡不節事
踰度而人羨其梁肉錦綺也都俗漸為風今之人中
夜生子遠取火而燭之唯恐其不為女子也如其
子售伎為業其母欣然負物為之從役氣色孔揚頗
有矜色女亦所習視母猶婢嗚呼人倫幾何不廢近
日此風殊煽氣炎人勢而聞今春令出禁之於是
平益見德澤所浸然愚人或以其一旦失生計為
言愚亦甚矣但或恐死灰復燃此輩面目畢竟可
笑矣

淨瑠璃物語十二卷永祿中織田氏侍女小通所著

而檢校岩舟氏製其曲節調之於琵琶詞瀧野角澤
氏等更以三絃律之後至南無右衛門者其伎大行
于世慶長中以伎被徵因拜大夫爾後薩土佐山
本宇治伊藤出羽都氏等並起並廢今則竹本氏之
一流獨益行而豐竹氏亦危絕云

兩國烟火

烟火例以五月二十八夜為始放之期至七月下旬
而止焉際晚烟火船撐出南距兩國橋者可數百步
而橫中流天黑舉事霹靂未響電光掣空一塊火丸
碎為萬星銀龍散欲滅金鳥翼已翻丹魚入舟火胤

走波或棚上漸々燒出紫藤花或架頭一齊燃上紅
毬燈寶塔綺樓千化萬現真天下奇觀也兩岸茶棚
紅燈萬點欄內觀者累膝疊踵橋上一道人羣混殺
梁柱攙動者將傾陷前舡後舡隊々相銜畫舡填密
川而迷水夜將深矣烟火舡輪燈人始知事畢時水
風洒然爽涼洗骨於是乎百千烟火觀舡並變為納
涼船競奢耀豪揚絃歌于盃盤狼藉中嘔啞連曉而
歇

一船具大小二鼓鏡笛等物暗々縫遊舡際候其妙
曲雅調爾我嘆賞之間突然一發為祭禮曲諫以攬

之此則真殺風景好事亦甚又有小船遡泗往返賣
酒呼草啣雜中令人挾江村夜泊間之思風味可愛
予嘗過兩國橋會烟火燭空人羣如潮相推甚急而
如為人所毆者數回氣憤然不得顧少緩矣復毆始
知惡少年戲拋西瓜皮誑人雜道可想

奧山至此數件光景此予二十年前所觀甬物星換
移新奇月生妙伎歲出然予自為讀書生未衣食乎
奔走一日不縱遊焉且跋涉糊口居都下日亦少未
知今日同前日否兩國亦諸伎名人之淵藪近日三
童子脚伎之妙評高偶有田舍客請拉予往試一觀

輒往為三童子曰馬吉曰龜吉曰松之助開場于橋
東北則予今日之所目擊
鼓角打節說白宣狀並如常例臺上一坐高牀鋪紅
氈安囊枕小童出拜幹人抱上令之橫臥為双脚朝
天從傍以一桶置其踵上兼得停當則旋運之運得
鈞運水滴遂蹴弄之投兼縱橫魚驚雀躍應節合曲
未_レ知宜僚弄丸手能如是否又以小桶加拵便蹴上
之則小桶飛在幹人之手而大桶下落如故黏踵遂
更提最小童置之如桶旋運兼投亦猶桶然桶耶毬
耶渾身軟如綿四走一塊有肉無骨觀者為暈既而

小桶疊加十數高可一丈累卵積棊撓搖欲倒而童
凝立於其巔絕叫一声卵崩棊倒童則雲雀下墜復
住脚上其他脚上居甕盤等物使一人攀之出人于
其中可謂古今獨脚天下妙伎諺云阿娘股間懸千
金或言近世賣股為產者不為不多然天又新出此
一服脚令賣此過活不知此脚亦能懸千金否古人
有引一脚動天象者不知此脚亦能動天象否

賣卜先生

人度而事繁事繁而惑滋並肆之數不得不從滋也
大槩案上展一卷人相圖本芸々說起曰日角如斯

而惡曰人中如斯而善是凶是吉懸河泻水行人止
而環為每有乞者輒合目戴策例曰假爾泰筮有常
或雜唱以土保加義依身多女或併稱以念佛題目
二分四牒遇觀之否更秉天眼鏡照手理察面部目
注其容貞衣服心判其都人與儉父遂又例曰君過
年運祿未盈今歲比至某月福自此多一言一面其
所占多取之於乞者之色猶與庸醫鉤取證於病人
之口略似矣或大息曰君身如觀大厄且吉凶禍福
有所宜細告二十四銅不滿其報也三尺之喙五十
之筮遂卒使其倒囊又有卜而巫者與設神位莊嚴

煥發使人敬而近之此都繁昌亦可以卜焉
或謗今卜人孤盡妄說唯錢是占徒誑人爾予曰何
獨卜人士流賂取重爵媚食豐祿不誑君乎儒人口
說聖經行類商賈不誑世乎滔々天下皆是也且龜
筮者聖人所重古通之於卿士之數縣洩天機豈二
十四錢所易言乎人之兼誑亦不占而已
偶讀嚴君平傳至其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
閉肆下簾予乃謂當日占料亦與我今二十四錢蓋
不甚上下然彼得之足以活過一日而此則纔一頓
饒饒飯錢耳繁華之地勢不得不然

書畫會

當今文運之昌，文人墨客會盟結社，而人苟風流胸
中有墨才德並具者，一與盟，眾推拜先生，聲流四海，
溝澮皆盈，油然之雲，沛然之雨，靡人不欽慕矣。予雖
不得與盟，亦嘗列末筵者數回，如其盛事，略觀而盡
焉。其地多以柳橋街，石八河半，二樓先會數月卜日，
掛一大牌書曰：「不掩晴雨以某月某日會請四方君
子顧臨。」且大書揭先生姓名，於是乎莫人弗知。有先
生于世，蓋與漢朝及第放榜之事略同，榮可知矣。觀
者聚摩肩，累踵指點曰：「某畫人也，某詩人也，某儒

流某書家，彼揄花師始宣名也。此清本氏女初上場
也。佇立仰牌，又如法場讀罪人，如木一樣，未會之間
先生鷄起，孜孜奔走之務，高門懸簿，莫不取往，亦不
省內熱之恐。當日先生儀裝曲拳儼然，坐上頭坐後
施蘭居案計人二位，簪筆守簿，乃賓主相揖，恰如賀
客拜年於典舖頭。有掌劍者有管飯者，酒監茶令，逆
手在職，客漸麀至，主人左接右應，其拜壽金推讓不
暇，豈逞獻酬，客互為主，舉盃相屬，聘名妓數名充儷，
佐酒調弄，紛諠無絲竹管絃之娛，一笑一盃亦足以
發醉狂，紅拂認李公於綢人中，周顛取問答於醉舌

上紅氊教席畫地設場諸先代登焉只見紙上龍走
筆下鳳翥腕中有神指頭有鬼一抹之墨萬金難購
寸素之冊千載可傳觀者傾堵人之爭乞坐中指可
掬矣淨粧冶服艷發射人者所謂近來流行之先生
是也纖手拈筆唇墨成態人麗毫靈衆賓圍繞蟻附
蠅着隨謝隨乞嚴師在傍熟視示不得令其守無別
之教不午親受授酒流殺崩喧雷惠塵埃雲蒸千
筵坐間寸無虛白然主人之心猶望一銖之滴助盛
會之海雜道漸收樓頭可燭藁人徇曰卜不及夜醉
客不得已而起

翔鴻先生有詩讚曰神著卜霽否之晉楊柳橋頭車
馬紛樓上供張亦全盛風流一日別占春佳賓藹々
鼎將沸蠟集蠅屯又蠟群豈忍風候與雨傲吮癰舐
痔幾千辛擲末珠玉各差等擡出杯盤同一般飲金
友揮飲金友掌酒人掄惡酒人紅氊幾席分碁局絳
陳丹青皆卓犖禽翰花翻癡愷之雲狂煙瀉醉張旭
有人大賤請衆毫輻湊名家歸一轂蘓竹米山豈容
易鍾楷懷草固難贖夜光明月空拳求齧齧何遑問
麥菽其他喫茶又瓶花花說中郎茶盧陸俄兮側弁
傲舞中百技喧囂借寵鬻燈燭點未關熱醒耶耶恰

是黃梁熟君不見墻間酒內祭祀餘昏夜乞哀諂又
諛未知妻妾相向泣施々外未驕且娛昏夜乞哀猶
可忍白日乞哀若為醜耻之於人忝忝矣利奔名走
為君慙

友人李蹊戲嘲之曰乞食境界募緣薄方便相傳繼
法燈利鉢名衣別有道人間呼作在家僧
扇面亭某父子風流相羨並開會儀達其格式以故
謀集會者皆先就質蘭亭西園每月集會與有力為
所著江戶諸名家人名錄二卷行于田舍

火場

江都厄于火明曆以還其大者不為不多小小者則
每歲冬春之交殆無虛日或一日再三災此為都下
一大患事也乃夫人論所以厄之理擬可防禦之方
云々費喙不置予則謂是亦全盛世間繁華地方之
事而已人戶稠密四里間之竈烟無慮數百萬油煎
燭燒一日薪炭所用童泰山髡鄧林要火就燥之數
奈何免之於此焉但思都俗奢侈所致亦或有而加
之以人氣輕脫京氏所謂下不節盛火數起弟敬戒
為第一義須切盡心焉耳至防禦之術雖至要乎猶
未矣何謂奢侈曰如車馬衣服門廡堂墻則國有

常制豪族富商固不得僭為獨於飲食也有司誠之
安得家至戶察而呵禁也乃素封人家用侯之酒肉
林之而池之而擊鐘陳鼎三宰八珍莫不供具焉於
是乎屠沽割烹家又從賣侯之酒肉且煎且烹沸湯
活火之氣炎上蘊結豈得不燥而火乎因憶士文伯
論鄭人鑄鼎曰火如象之不火何為予亦恐飲食之
侈或象焉然繁華地方之所自然無此奢侈又何
以見此繁華自非此繁華又何以見此火乎火乎不
尤繁昌中之物乎哉
一把火起西鼓東鐘一齊撞擊報火呼方喊聲震天

早見吏人走於火所履及於門馬及於衢肩記旗者
手竿燈者荷梯子者擔龍骨車者呼號狂奔火馳星
飛者作一拈急拈影燈之觀融風蓬々捲砂飛石火
趁風威風助火勢一霎時紅焰漲天黑烟迷地避火
者狼狽遺寶器提燈擎抱飯籬棄什具夫妻赤體禪
亦着不及慈母背上倒負幼兒呼兄喚弟覓子尋爺
人相蹂踐物相搶壞偷兒託救掠物貴人守威啓行
哀號之聲沸騰載路騎士各鬪豪華戴金挂錦馬肥
人雄馳騁曲折舞鞭指麾卒伍皆章服奮發並手揮
鉤撲火人喘喉吐火馬困吻噴烟赤脚踏火潑水者

廝殺也追烟躍馬馳驚往來者某官點火道也陣笠
飄金縷袍耀火奔逸絕塵猛威生風靡人不辟易者
某官報事也風吼声火爆声呼々求救声許々徹屋
声必々剝々刮々刺々霹靂震山壑裂衆猶影烟突
火雄入乎烈火中者真是一面小戰場且夫坊役把
火聚極焦頭爛脚顛墜甦復上焉如其杖纏記跳越
脚絕起屋即灰此常日重諾輕死輩臨場如何顧命
但其賣勇貪功故弄餘燼誤延火勢或至不可收拾
且使氣執爭忘火闕火古所謂入火不熱者此輩有
焉赤壁之戰阿房之火可擬可想一瞬間高觀太樹

乍付為有能麗紅軟變為無何有之鄉孰不慨焉然
人之無情觀望指熨以取樂為一人曰今夜所燒滅
人戶財物不知值幾万金天如此付我吾一生安
穩過活又一人曰如我身分取之一分可矣我此而
足我彼而贍夫人挾喋々最後一人曰今晚所費
燭價亦夥矣如予取足於此耳各笑于時火光漸暗
金鳴衆退

賽日

古俚曲詞云月之八日茅場町大師賽詣不動様是
可以證都俗好賽為風之古且近來稱街道場者紛

然開店與賣卜先生結伍為鄰賽最盛於夏晚各場
門前街賈人爭張露肆賣器物者皆鋪蒲席並燒薩
摩燭燭賈食物者必安牀閣咸吊魚油燈火陳菓與
菹燒團粉與明煮軋為魚鮓沸々煎油饊或列百
物價皆十九錢隨人擇取或拈闍合印賭一貨賣之
於數人賣茶娘必美艷鬻水声自清凉街西面者照
紅箋燈沽錫者張大油傘燈籠兒十頭一串大通豆
一囊四錢以硝子曇盛金魚以黑紗囊貯丹螢近年
麥湯之行茶店大抵供湯綠麥湯出葛湯自葛湯出
卯湯並和以砂糖其他殊雪紫蘇色々異味其際索

駝師羅列盆卉種類皆陳之于架上開花閑草開奇
競異枝為屈蟠者為氣條者葉有間色者有間道者
錢蒲細葉者裁之以石石長生作穿眼者以索垂之
若作托葉衣花若樹蘆葦杖枝霸王樹擁虞美人草
鳳尾蕉雜麒麟角漢名百兩金万年青珊瑚翠蘭種
殊趣大夫之松君子之竹雞林駢植菁莪成林林
下一面野花點綴杜榮招客如求自鬻漢名花漢名媚
伴老少年露滴淚斷腸花風飄芳燕尾香鷄冠草皆
拱立鳳仙花自來九領幽光牽牛花粧開色落陽花
卷冊偏其黃芹萋兮梗草蔴紫色欲奪他家紅米囊

花碎散落委泥。夜落金錢。往往可拾。新羅菊。接扶桑
花邊。見佛頭菊。於曼陀羅花。天竺花間。向此紅碧錦
綺叢間。挾以喪商。官商。徽如。微羽。絳如。狗繩。黃唱。紡
線。娘和金鐘兒。聲應金琵琶。可惡。聒兒。奪之。倫兩
擔籠內。幾種。虫聲。唧唧。送韻。武野。當年。荒涼色。繡出
見之于鬧熱市中之今日。真奇觀矣。滿街商客。所燒
燈光。冲激漲空。賽羣捲潮。數所。大尿前。展蹴過。後履
滑過。踐々。去。掃除為清。有賽花者。有賽草者。賽于
錫于餅于團粉于果蔬。携妓者。不賽乎。妓也。拉處。女
者。不賽乎。處女也。彼買泥醉於賽。此引治遊於賽。賽

與不賽合為此一大賽

追賽夕。賣假聲者。近歲殊多。一詞章例。八文錢。若詞
長。聲巧。則從益其價。先白其所假優人名。效罷。說出
詞曰。吓呀。源藏。暫時請暇。逃走為裝。已遣數百人。把
守後路。去。蝗兒亦莫容通之地。且託於死生異相。如
獻贖者。決不喫其騙策。弄陳手段。勿惹。嘔。臍。之。悔。言
々。逼。真。聽者。環立。一口。叫。妙。謔。云。愛人及其屋上。烏
人。爭。擲。錢。各。買。其所。愛。假。喉。或。嘲。之。云。我。食。吾。飯。却
苦。作。他人。音。非。人所。為。也。予。因。思。世。間。何。此。而。已。今
儒人亦止為聖人假聲。豈不亦非人所為乎

女判師梳粧素淡，綳單衣，抱巾箱，急遽飛展，東西莫
 不奔走予焉。幼矣，自今十年前之世，雖有此女業，寡
 而其債甚貴，賤不下五十錢。今則漸滋，達於陋巷窮
 閭，莫不有為債，亦從賤，大抵三十二錢最賤，十六文
 嗟乎，雖生而貴，執巾櫛從人者，女流本事乃今匹夫
 之妻或不復知自理，頭髮豈可不謂太平膏澤及婦
 人頂門上乎？傳云：公握髮起，周世之昌，周公之貴，蓋
 猶似自沐櫛其髮，何其陋乎！如使公生于我，今盛世
 繁華中，一沐三起，亦不敢矣。

富澤坊舊着市附柳原

市居多，而其為最者，日本橋魚市是也。菜市在々有
 之多，連二坊，其最也。神明薑市，奇而十軒店，雜寓人
 市，麗也。蘭盆草市，所在為市，淺草之市，為歲晚市中
 最大市。花市，例期各所，賽日，骨董市，必至。茶人家，推
 家門前人為市者，予謂之曰：士市，帶繫八百八街，其
 他雜市，何限。富坊亦一大繁昌市，哉。舊衣肆店，經緯
 搗比夾路，連席古衣，舊帶，每朝新陳，倚々丘積，鱗々
 雲瀉，粉米黼黻，青紅相雜，天落敕電，風揮紅葉，恰推
 倒石氏，紅錦步障，表三升格子，比翼裳，不知何阿妹。

遺愛物梅辛茶色鴛鴦被楊帝製鴛鴦被舊係未亡人某寢衣
 楊花錦綺褥宮人花樣裳夏姬初服花帶餘香范叔
 敝衣霜葉欲摧帽幅差大或應鑣倉府公遺服開朝短
 外套殊長必是鹽冶判官舊着藥師寺氏判官曰一點抹墨
 子張之紳教痕沈土伍長之袴袷禪脫紅加以湘妃
 淚痕黑衣已玄更存先人手澤松魚上時袷衣捲潮
 千人會日衣帶如塵雖人惟求舊器非求舊靴人既
 夫至吾落魄儒輩都下百万賤人匹夫如何得新裁
 干時何暇省服之不稱衣無常衣服之無數亦足以
 見繁昌限以八月典舖幽倉中物一旦解縛復見天

日流移轉變与人生流離亦甚不異焉如繼綫舟送
 於蝦夷之遠昨夜招魂之衣今日為合番之服去年
 尸祝有服今歲為儒者贖製遇伯樂之顧馬高好者未必
 增三倍之價木綿敝袍匠石不睨何苦難賣赤鬼未
 買虎皮犢鼻章馱天往價革半掛俠客有言云展馱天披革半掛騎鬼
 古衣未必古新裁之物亦有彥道一旦得錢赤體而
 往襲衣而歸自頭顱至踵後一新到骨冬日火事半
 掛裂火紅翻夏月蚊紗帳悔流水綠鴻振我春風撲
 醜秋曠苟日舊而又日陳舊
 舊之更舊故之極故者皆輸之于柳原舊衣市中抑

原最居下等乃物皆下等然價却上等豫賈不啻三
倍不依不知則折價之語君子見欺小人被罔大抵
以糊代絲健之澤之外莊內柔殆駕穿窬之盜洗滌
補綴黜化巧製不止舊為新以新為舊映日仰之窈
冥中記紋自頭操尺計之整裁間或短右袂人過賈
之豫以數等去則呼不顧則追一反一減數反值始
定而拍手乃故意為可惜之狀曰廉矣吁見為儉父
捉袂不肯放舞勸之執爭強之切賣娼要遊客羅
生門鬼与渡邊網鬪一般風光喧雜可想夜則各商
收肆歸家長堤寂莫只見柳不見人柳陰盡處有物

呼人若泣若訴此声与晝間喧闐甚異謂之夜娼是
亦舊妓極舊者銜之於此可謂有因緣矣
論語曰褻裘長短右袂鮮者言所以便事按雖取便
乎故短一偏甚不近於人情子不云乎非法服不服
雖褻決不為此左袂樣之服夫子一生貪窶思亦服
着柳原舊衣來

山鯨

凡肉宜葱一客一鍋連火盆供具為大戶以酒小戶
以飯火活肉沸漸入佳境正是樊噲貪肉死亦不辭
花和尚醉爭論大起鍋值約有三等小者五十錢中

而百錢大則二百遊歲肉價漸高略與鰻鱧頡頏然其味辛脆且功驗之速人孰論值其獸則猪鹿狐兔水狗毛狗子路九尾羊等物倚疊有焉鹿鹿攸縛鹿鹿踏々不狩不獵瞻有懸特如狼刺以庖刀蓋所以為惡獸一丁鼓刀屠之手之所觸足之所履若然駭然因使施巧無不閑解行人止而觀焉聞天武帝四年令天下始禁獸食自非餌病不許輒啖世因謂曰藥食前日江都中稱藥食鋪者纔一兩麴街某店是而已計二十年來此藥之行此店今至不可復算數招牌例畫落楓紅葉題以山鯨二字雖係藥食

猶避國禁作意所為蓋隱語耳都人字曰魑魅亦不顯言之故已非謂妖怪也前日麴街所鬻之肉包苴必用敗傘紙今皆擇為則都下一歲幾萬敗傘不復給於用也

都人謗曰箱根嶺東魑魅無居蓋言江都繁華光景孰思數百年極繁華之今而都人以此為餌車輸舟馬一歲多一歲一年貴一年亦為太平世繁華中物豈不奇乎或云我而言之是而已顧其見獲自彼言之何以為太平之物曰不然有殺身成仁苟死有益何着遺憾一醫醫十疾十蹄救百病功德無量想彼

三生為今太平中之貴人。口飽梁肉，身襲羅紈，獨知有遊宴之樂，不知有螢雪之苦。女色唯好，子孫繁滋。決不如吾輩貧儒，飢身讀書，生死並無用。干世吾輩之死，或投之豺虎，彼必謂此一生喫着菜根之肉食之，無味必三嗅而起。予嘗蒞願曰：尚末世為獸肉而徧施功德乎？天下若仍得為人，必為醫者壽斯民也。後復謂不如獸肉而已矣。當世醫風頹靡，衣之羨潔，門之高大，唯以此為第一義。衆着四名肩，寒巡候病門，是為勢義。察色紙痔，掌濁百詣千佞，只恐失家娘之心，不省陰陽五行為何事。不知金

匱傷寒為何物，煎藥只欲并丸藥，只欲馨吁喫此輩如屁百貼之藥，不如食一鍋鹿肉。然則不如獸肉而已矣。是此藥所以行。世人或云獸肉不潔，食之穢矣。雖病不食，曰汗身瀆神。然安知不自已平生所為示為汗身穢，祖之為人而食言不祥，莫大為汗。示甚矣。士大夫進取間或嚼以貨若誤食之，贖身汗君莫不祥大為食。河豚死十毒名亦從汗聞，近日食千人會錢者殊多。此等之汗世間固為不多，何獨獸肉。

燥薯

薯蕷原出呂宋，其味甘香，入藥。元祿戊寅琉球王傳之予我。

蕃薯行干都下今已久矣然煨食之行亦與菜食同
一時也閩西稱琉球薯閩東呼薩戶薯江戶婦人皆
曰阿薩然今各店招牌書曰八里半按粟字國語訓
九里乃以其味與粟相似然較少下故名之耳今乃
八百八街各間番所皆煨此賣之必揭招牌書此三
字妄意如令唐人朝干江府必言都下里數急胡
如是予七八歲聽一老人說曰前日種少值貴且或
言有毒以故世多不食者時變所然今則滿布海內
食之不論貴賤值亦甚賤薯戶冬間所鬻少者不下
二三十金多至百金云乃今試酌其中一戶五十金

為額以八百街中一街一店之數而計之猶一歲之
分積為五千金細算之必不下萬金嗟夫茲土繁盛
可知可想

蕃戶每日如晨煨至亥夜竈烟濃々焦香飴々柱梁
黑々戶牖熱々穩婆往巷巷爺往厨婢往僕奴往小姐
遣姆必低聲言亦買却阿薩來主人命奴曰與其品
小而數有餘也不若品大而數無餘也行脚僧侶點
心傾鉢無告乞盲朝飢倒囊數銀一篋少年輩課教
擔去是係某家茶番佳時戲餘遊明會集
為戲呼曰茶番四錢之薯能止釋兒
之啼乃至十錢亦足以醫書生一朝之飢嗚呼噫嘻

恨不以晚出之故救及陳蔡之飢予欠米錢每食之
續命而頃讀閩州府志蕃薯條歌曰令珠而如沙人
以之彈鵲令金而如泥人以之塗艘令朱薯而如玉
山之禾瑤池之桃人以之為不死之大藥居士不
覺一嘆因思冬月与煨薯同料充寒素人家之食者
曰大福餅一餅四錢秋大值低以熱為主也鬻者必
呼煖乃人喰烟莫弗拭何郎之汗梁氏亦不得不因
人熱矣然而近時餅家之製極精極細狀漸小值漸
貴宜哉大福漸不上寒素牙且饅頭羊羹諸凡菓子
今亦盡然則薯乎薯乎雖不如玉未瑤桃猶是貧人

不死之大藥嗟乎普天下貧書生須誓首再拜而食

日本橋魚市

日本橋當江戸中央一都太極兩岸剖分四方道程
由是算出八方人戶由是連建六十四州人民之聚
始入此都始過此橋左顧右盼眼駭氣奪何以眼駭
西則金城突兀譙樓聳空何以氣奪東則酒庫數
万碧瓦銜白壁連接正是万里長城魚船相啣集
泊橋下筍蓬鱗次脚下又見一面劇街橋上雜闌公
侯長槍耒往如林况諸凡履屐屨屐夜間巳寅之交
蹇然或少絕云

達豆相房兩總之船魚體如織川挾舟夥張歛相呼
舟腹相摩其不捨壞者繞以一髮間土俗嗜鮮食常
言三日不肉食骨皆離每日幾万水族葬之於荏戶
人腹中橋之前後旦々為市之所曰新場曰小田原
坊嘔吐沸曉膾氣噎人春天極魚向滿葉丘秋風鱸
魚濊刺傾江夜漕鉛銚魚與子規爭飛晚市竹筴魚
與紫茄競時潛送鱷魚雪輪河豚琵琶魚腹寒比目
魚眼冷火魚魴鮓交錯翻尾火燎于原黑鰻海鰻枕
藉橫鬣舟推于陸望潮魚頭多於施餓鬼場之僧千
人捏脚多於無籍乞兒之蟲牛尾魚多於牛坊牛角

馬鮫魚多於山谷馬矢石首魚首多於西河原之石
鍋蓋魚背大於地獄之釜蓋沙磧之沙可以塗山鯨
各舖之壁烏賊之墨可以書闔街煨薯招牌鱧黃
爵青魚等物如塵如土如蜆蛤如蛤斗筭固不足計
想龍王必言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石決明
礪石良嶽崩巖拳螺相搏江瑤柱相支東海夫人陳
阿房妃嬪西施舌傾吳國帶甲鮫魚則虎頭鯊鋸鯊
劍魚雙髻魚鰕則龍鰕青鰕泥鰕草鰕五色斑節鰕
菜魚王鮓大口魚等大小品類鹽腊脯醃遐域之
物長風破濤萬里爰湊本邦自古棘鬣魚為第一品

高筵壽席必用馬人豎贈賄必用馬魚高潛之以備
緩急雖有烏頰方頭彙種不以此代彼此地犬皆以
常食生肉故骨立毛落醜不可言都人因謂羸瘦華
髮者曰小田原坊犬予亦嘗謂人徒體肥腹大一字
無知者琵琶魚是而已虛誕浮誇一事無實者大口
魚是而已筆拙唱家含墨糊口者烏賊是而已佩劍
稱士外武食祿者白刀魚是而已髡頭緇服僧而無
法者章魚是也學不能行儒而輕薄醜不可言者小
田坊犬是也然自非犬儒亦不得常食鮮肉人儒則
骨皆離可憐也哉

上野

古名忍岡治平以後藤堂侯邸馬地形似其本國伊賀
上野故因呼上野寬永二年為今重城

山曰忍岡水曰忍池山雖不甚高水雖不甚廣江都
中山水相射者除此少有可不愛哉山多櫻樹水出
芙蓉赤城紅霧錦城錦繡都人之遊春秋尤為盛矣
予好勝之僻嘗賃居湖瀕課業之暇兀坐煮茶玩風
光千樓欄外春之明媚秋之慘愴飯雲抹靄早晚之
爽莫不領畧當時詠櫻雲曰不是晴雲不雨雲雲容
猶仍雲不冷粉松抹杉而又東雲乎雲也雲氤氳始
則淡紅終濃白子細看來凝成紋輕風一日吹不散
微雨三更潤得芬想見楊妃卯時醉新浴洗醒紅尚

黃友人長山一絕曰一面春山花四圍雲容雪色影
稀微雪雲休擬詩人眼雪是易消雲易飛予詠蓮云
萬頃秋如畫一時花繡成夢遊香積國思繞錦官城
疎雨不無趣微風尤有情靜中見動意翠蓋露珠傾
先輩金浦題壁云風連欺急湍雲樹疊遙峯真寔景
也十年前西面一帶綠湖築堤緣堤構亭酒爐茶竈
鬧熱沸騰今現為一新繁昌堤矣墨水櫻花皆重辨
上野則並單瓣重弁濃而單弁淡予戲評之曰墨水
之花似吉原娼上野之荅似深川妓一友僧批曰把
琉璃界花比脂粉娼婦非氣類也因更尋所比而偶

憶古俳歌人詠櫻花且女哉且男哉之句乃言曰風
姿滿洒容光淡泊上野花似芳坊治郎僧笑曰蓮花
似六郎蓋或可也方荅時上觀音臺真為駕雲遊帝
鄉之想靈場一點屠沽絕穢漢人纔借筵席賣香煎
湯己謂香煎曰僧具蓋本于此人皆提行廚携瓢酒而適嗟乎存古人
儉素之風於今繁昌世界者此外少觀嘗覽古畫遊
人懸衣代帳盛按絲竹今不復見有此事嗚呼見駕
古人真率色乎奢靡世間之今日可不言奇乎然如
繁華雜道蓋非古之所及也秋入湖面幅負數里看
芙蓉不着水碧織葉上紅白相繡真美錦真彩雲遊

人星言夙駕蓬萊亭仙液卽時取溫蓮壽亭蓮飯丙
夜炊熟庖丁照燭調羹敲妓曉粧候聘但有禁不得
泛采蓮舟令篙水濺妓衣予徒為豪客韻士憾之耳
殘秋慘愴尤足暢幽情友人櫟齋嘗賦敗荷云紅衣
翠蓋總凋衰於雨於風難自持慘愴愁容何所似班
妃秋扇賦成時悽愴可想

奇妙頂禮開山大師好方便一月輪流三十六房為
寶惟座所靈驗之新都人羣參殆無虛刻護摩之烟
壓煨薯竈賽錢之兩撒攤鬼豆一日億兆善男信女
貫魚膜拜白佛言或訴其衷腸一少女賽十二文錢

閉目合掌曰此一四錢願雙親壯健百年長壽此一
四錢願產業多贏日未泯着金簪玉擲連唐紵絲帶
不日買得如此一四錢則伏願所愛唱某萬福少年
探囊拋一塊錢曰去年所狎娼某悅某過實情義已
見全無疎意慈親不知其如是兄弟不知其如是宗
族不知朋友不知皆謂某被彼騙昨諫今爭蚊蚋紛
紛煩耳衡心願為除此煩惱今乃相思所結玉顏未必
妍々立見之於前與見之於軀千人千物莫見而不
為玉顏莫遇而不為玉顏宗族亦玉顏也朋友亦玉
顏也所仰尊像又亦彷彿玉顏其既若是奈何回思

奈何奪志願快使之生、為夫婦一士人在少年後
泥首請曰僕年來望進職不厭風雨不避寒暑高門
懸薄莫不走而候非如書畫會一時奔走之苦之比
也賄彼媚此百方買援今則財盡力盡氣盡精盡然
而職尚未少進祿尚未少加嗚呼萬一若此而死々
難死生難生懸于生死中間猶如見投繯人大師亦
惟少憐一醫生前拜曰生自幼學醫無論素問靈樞
編涉羣書特讀傷寒論反覆有年一旦豁然得諸心
而別開一隻眼世間此眼不為不多叔和挽入汰得了々一部傷寒
今後見仲景真面目然舉世愚蒙以為門之不高術

亦不精衣之不美藥亦無驗吾有濟世之具世待我
以導引針治之間殊恨人間無傳愚之藥且輓近蘭
方醫者輩出舉夷狄之方加之人間病之上豈不人
性異牛性乎以此治彼奈何不賊人命佛如有靈使
此隻眼明之於天下而濟度世愚也則天上地獄亦
應少間一高進拜曰某所期常期不可期之事自非
借大師冥助如何十成一近日買米數千包願米價
一時踊貴前者計處置某物某事以斂其心已疏于
官冀允命速下所畫墾田所構脫搖會是亦速就且
所与千人會每月甲乙數楮盡飯于母買數所千金

街地築數十外宅朝吸八百善之羹夕食惠義須庵
之膳穿薩摩上布於夏披古船哆囉於冬百事如意
万端無妨四支強健腎火益熾願死猶有命武人頓
首言曰僕生好武馳馬試劍右武教全書左武門要
鑑甲越二流兵字今窮其奧門徒三千中達訣者七
十餘人日相與講築城布陳之事常恨不幸生于太
平之世不得乘羽扇數天文駕四輪麾三軍八門遁
甲施之於事遂卒死席上而已今老矣漸悟前言之
非願天下太平四海無吏不見羽扇四輪之勞近日
折節從儒生某受七書講義願二流奧義全在其圍

範中吾稱秘訣者其實如屁然立誓誣神年來傳此
屁叔許多銀兩紙上空談傲然欺世今而思之神戰
汗出自知罪重聞懺悔滅罪願佛救斯罪過子孫繁
昌終彌勒之世浴太平之澤是望是望一壯男身大
衣薄跪白近日運惡賭偶出奇遇偶或更奇偶
間出所射不中今涉旬月百物典盡賣家驚妻猶多
所負伏願佛力一臂之助令好目十日連出若如此
而已不殺越人于貨則經于溝瀆莫知之也一宿儒
來再拜誓首捧一紙祭文辭曰某月某日某百拜謹
以青銅十二文之奠祭于當山兩大師靈某生右文

之世幼讀儒書經史百家固也小說雜史略覽無餘
然以此糊口言行不得不齟齬追時俗奉考證思所
謂書中魚耳大學中庸徒辨異同剽竊雜鈔暗合之
說載滿大車誠意正心置諸度外中之為中不省何
如幸収虛名周旋米足以代耕耨今執牛耳於都下
廩有腐粟庖積餘蔬猶愧屋漏欺己更廣財府更大
門問賣驕取威脚力未病故駕肩輿賣名致貨無益
刊書終不改初老不死垂在得之戒巡走公門苦引
衣裾每思之慚愧迫身居不安居孔子面前自知莫
罪可紓冀大師垂慈周旋救予言未畢一僧從傍低

聲言曰貪道亦佛家罪人乘善不奉諸惡妄作不如
法者極多便知大師面前亦莫罪可紓因欲乞救于
孔庠然未知夫子亦能垂慈否請問為之如何先生
顧應之曰吁聖庠嚴矣不輒許僧侶入子如之何哉
且道不同不相為謀我躬不閱豈遑恤子相視大息
而去

及人川口氏來就案上讀繁昌記哂曰篇中賽大師
一醫生者豈得非罵我耶予曰何必然也僕固不與
賣門賣衣賣媚賣藥者交則所識醫流並是隻眼先
生豈為獨罵兄乎但因兄所著斷痘彙揮傷寒後古

等書言之兄隻眼為殊大耳因思兄不欲為當今居
世之醫者甚快矣然以此為之終身或無術之可
施世間少具眼病人如我隻眼何不如以此大
隻眼鬻之觀物師必得萬金便安着兄之一生而
僕亦沐餘澤也相視大笑莫逆於心嗟乎此大都
會內似者何限篇中曰士曰商曰僧曰儒皆以情
推而已豈必有其人而摸之乎以似責之居士將
無辭

篇中又錄友人詩賦皆係吾所臆記者非其得意
之作也何也如初告之恐其不許采錄故尔且吾無

辭藻固不能筆削一字則非如當今有名詩人某集
中從錢之多少琢磨加光金玉者也而或聞金玉暗
帶銅臭予乃試借其集嗅之果信矣及嗅至小傳中
文高意深處臭氣尤甚奇哉久之終閱水虎屁氣予
乃掩鼻而嘆曰水虎亦水物也水原生金彼臭變之
此臭固不為無理矣抑富哉此都繁昌輯斯屁氣以
鳴太平今猶續為椰子屁未知最後一屁何時放了
近世物價漸貴浴湯錢十文今益二文屁價亦然燻
未聞其所益一首加幾銀但閱今年衆屁中最放一
大屁者捐十五金嗚呼使炮家者流聞之彼必言如

以此費放之於我猶可。能粉一大敵船。嗟。屁亦太平之物。而且放此等。大屁輩。除此都外。惡見有數都下。繁昌可嗅而知者。是也。

茂杏君題斯篇曰。皎骨未容蒙世塵。貪窶守節德親珍。窮腸不寫離騷恨。絲筆翻鳴盛代春。擲地應聽金石響。開厨恰看丹青新。凌雲賦就知音少。為惜無人起隱淪。賞譽過情居士被。慙不悅君乃笑。曰亦所謂水虎。屁耳奈何。累德請奉累德之戒。曰戒哉。子勿頌此。收錢為書。登會人。杏。早賦僧一般。樣子。

繁昌記初篇終

